外公·我·酒·辣

网络上有句流行语：“XX不能失去XX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”以此来表达某物对某人的非凡重要性，放在外公身上再合适不过了：“外公不能失去酒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”

外公年轻时非常能喝酒，只可惜那时我还没出生，都是道听途说来的，不过倒也是有迹可循——只需要去看看他七十几岁的喝酒状态便可想而知。或许是天生解酒快的缘故，再加上外公年轻时当过兵，骨子里又多了几分军人的豪爽，在酒席上也就更加洒脱了。喝到情绪高涨处，更是情不能已，半杯酒“刺溜”顺着嗓子滑进肚子。不过酒终究不是健康之物，古时候喝粮食酒倒还好，现在的工业酒更是有害健康，多喝无益，外公也是七十几岁的人了，不适合喝太多。家里人常常劝外公少喝酒，只不过于事无补，外公经常在餐桌上说出不知道从哪儿得来的漂亮话儿，“喝一半，感情不断”，一仰头，又喝了。

都说喝酒上瘾，我不喝酒，无法明白其中的奥妙，但是在另一样事物上，我也有所体会。对于“辣”，有些人避之不及，有些人却是视若珍宝，无辣不欢。我也爱吃辣，吃面、涮火锅、嗦粉儿，都喜欢放点辣，这样才能满足我的味蕾。以前吃辣毫无负担，近来才对吃辣的弊端有所了解——其实大人早已说过，只是左耳进右耳出罢了。掉发、头皮出油、长痘等等，都是吃辣所会导致的，而这些对于社交颇多的我来说，会对我的个人形象造成极大困扰。

故而，我们家里有了亟待解决的两件事——减酒与减辣。实际上不仅是我们的极力劝阻，就连外公本人也曾在家人甚至亲戚面前发誓不再喝酒，结果显而易见——失败了。经常是某次体检查出一些指标出现异常，戒酒一段时间后，便又开了戒。外公爱酒是一辈子的事，单纯健康的问题是无法使外公彻底戒酒的。古人写诗常常托物言志，外公爱酒，除了喜欢酒本身的味道，大概也有此意吧——喝着酒，就好像回到了年轻的岁月，回到了戎马生涯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光，好像曾经的朋友都回到了身边。而我对辣的偏好，就没有这些深意了，毕竟我也没有多少经历可供回忆的，只是单纯喜欢辣味在口中绽放的感觉罢了。

喝酒是一种浪漫。李白喝酒下笔如神，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；苏轼喝酒风流洒脱，“且将新酒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；就算没有什么文化素养的人喝了酒，也能壮了胆，在众人面前大方地展示自己，说几行朗朗上口的打油诗。吃辣也是一种幸福，虽说“辣”是一种痛感，但对于爱吃辣的人们来说是一种“痛并快乐着”的绝佳体验，难以割舍。但是鉴于此前的种种经历，我还是少吃为好！